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序

經世紀年序

大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窳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 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去外丙仲壬之祀康節以數推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因康節之譜編自堯甲辰至

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十五百二十有二年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闕而弗章故皆書其服喪踐位之實焉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故於此四十載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之君臣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爲萬代之冠冕於新莽之篡缺而不書蓋呂氏不可間漢統而所僭立惠帝子亦不

得而紀元故獨以稱制書也以至周文王之稱王武王之不紀元於國皆漢儒傳習之謬先覺君子辨之詳矣故皆正而書之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諸葛亮相之則漢統烏得爲絕故獻帝之漢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嗟乎世有古今而古今不間於一息事有萬變而萬變亦歸於一原蓋理義根乎天命而存乎人心者不可沒也是故易本太極春秋書元以著其體用其示後世至矣然則大易春秋之義其可以不明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閩範序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損益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雖然亦豈不可及哉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素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敎有典敎我五典五敦哉敎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敦云者所以厚

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爲嚴陵教官與其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魯論孟子聖賢所以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筆之于編又泛攷子史諸書上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它爲之未善有不暇問也間日携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

名以闡範某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學之也家庭閭閻之內鄉里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深淺味之短長篤敬力行皆足以補然在學者則當由是書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莫非吾分內事而古之君子皆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隱然自得於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未盡伯恭尚繼編云

論語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之所以教人者大畧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藪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曠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肯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

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有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穀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夫其所以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

而真知其旨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
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
當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
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哀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
于下而推以已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
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
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爲仁而難莫
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有講論問辯於其所
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
其所造料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勝而
懷新獲之心起遠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
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
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
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
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
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
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
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

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茲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乎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教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

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功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克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揚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蔽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華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

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

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說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詩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徃徃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舉弛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如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韙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五峯集序

五峯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某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哀輯先生所為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某某反復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

其他述作與夫答問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
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
也又惟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
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
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
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
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
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序

江諫議奏藁序

諫議江公奏藁凡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歲徽宗皇

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
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爲元思與天下更
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
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
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
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
下惜之迺紹興四禩有詔追錄贈公諫議大夫制詞
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
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還嗚呼公亦
庶幾無憾矣某側聞前輩道公事云方公在門下珍

禽竒獸稍稍入內苑奏疏力諫其漸後數日上謂公
前所論繼已悉罷遣時獨一馴鷗不肯去上以杖擊
之顧內侍刻公姓名此杖上以志忠諫然則公言在
當時不為不用矣一斥不復豈微考意邪而獲伸於
紹興又豈非天也邪某得此書於公之孫似祖伏而
讀之不知涕泗之橫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
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皇帝涵濡長育四十二
年而收其用為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懼
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
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

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為國重輕如此然則為
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
以壽天下之脉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回利害
之塗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郡學
教授邵穎慨然鋟版傳後其所嚮慕又可知也公諱
公望字民表云

趙氏行實序

戊戌之夏吾友趙子直以書抵予甚哀且曰先君子
不幸而沒惟其隱德實行世之人鮮克知之不肖孤
大懼失墜皇皇然哀集僅成編願得文冠其首以信

於來者予拜受其書伏自念頃歲侍先忠獻下餘千
始識子直之尊父見其貌毅而氣平心固知其好義
樂善君子也已而子直以嘉言擢上第官中朝有直
轍出而臨民豈弟之實見於行事持使者節風績隱
然於是人始攷其源流所自而益知其父之賢今又
得是編而讀之慨然如見其人焉予觀其書凡一言
一行之細莫不備紀至於其心志之所存亦皆推極
而究見若子直可謂盡心於其親者矣語曰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若子直於其親其觀之也亦詳且
密哉予嘗攷於禮矣禮有銘銘者自名也孝子孝孫

所以稱揚其先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蓋其中心沒
沒然惟恐夫美之不克章此衛孔悝之鼎銘所爲作
也今子直之爲其心豈不本於是哉然而以人之子
孫而稱揚其先其能以取信於人者豈以其實而非
誣故歟夫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與夫傳之而誣君
子皆以爲耻予觀子直之於其親致其知也深欲其
傳也切而其言則實而不浮也其信於後夫果何疑
也哉抑予又聞之人之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
無負之爲先也以子直之賢進德不怠異時推是心
以終報吾君而發於事業國人將稱頌曰幸哉有子

如此則其爲顯揚也又孰加邪又豈有不信之患也
耶若予者求所以無墜乎先訓而無忘乎先志凜凜
焉每懼莫之任也觀子直之爲則亦有感於中焉於
是書於其編之首子直名汝愚

南軒先生文集卷十四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序

南嶽唱酬序

某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
獨未得登絕頂爲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
來詢予湘水之上留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迺始偕
爲此遊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
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氣四
合大雪紛集頃更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旁草舍入
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

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嶽後丙子小憇甚雨暮
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
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
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北曉日升賜谷矣德美以
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卷諸峯玉
立心目頓快遂飯黃精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
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
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
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霜月皎皎寺皆版屋間
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

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間
風雪所折特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良夜月
明窓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
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影下照林間水
壘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
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
不至甚狹遇險輒有石磴可步陟踰二十餘里過大
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嶺來望見上封寺猶縈迂數
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椽
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版障蔽

否則雲氣嘘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
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
友始息有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
十人時烟靄未盡澄徹然羣峯峭立遠近異態其外
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
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
晚歸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
光射人泉聲隔窻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
上也已卯武夷胡寔廣仲范念德伯崇來會同游仙
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直

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
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
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腹騰涌如饋餽過南嶺爲風
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
雷擊窻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
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
滂濘瀾漫吞吐林谷真有溢胃之勢欲訪李鄴侯書
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
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
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敘間亦發於吟詠更迭唱酬

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
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夫興寄所託異日或有攷焉乃
哀而錄之方巳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
三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
而不返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束翼日當止蓋是
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乎覽是編者
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儆乎武作南嶽唱酬序廣漢郡
張某敬夫云

送張荊州序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

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
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
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
重地暫茲徃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
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
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
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邪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
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
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
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

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輻輳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
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
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
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
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
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
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
則其應也必盪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可
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
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

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後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
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
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它求哉致其知
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
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
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
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荊州
之別也遂書以爲獻

送岳主管序

岳大用求予贈行之言予惟大用先世有勲伐于王家不幸中遭奇禍海內所歎而大用兄弟落南之久困厄流離亦云極矣險阻艱難亦嘗之備矣天日照臨舊誣昭白人用於此時得以自伸人皆爲大用喜而予獨有說焉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忍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徂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肆邪侈所由起其苗裔濯濯而本心淪喪

矣雖然君子之處安樂也亦豈得而溺之哉素而行之心豈有二乎今大用比之曩時庶幾日趨安樂之地矣獨願無忘其初焉念先世之忠勤哀當時之禍變則夫孝愛之根于心者油然而生矣感國家不貲之恩思報稱之無所則夫忠義之根于心者油然而生矣一飲食一起居皆不忘乎是凜凜乎惟恐不得嗣其先也則是心常存怠與肆無自而滋長雖處安樂烏得而溺之哉以大用之敏爽試以是自勉遠業其可既乎乾道五年二月甲午朔

送曾叅父序

予聞南豐曾棗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年秋始見之于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蓋將潛心夫大學之源其所至未易度量也予念世衰共學者鮮天資秀美之士往往爲他岐所陷溺而不反及見吾棗父立志之遠且大也願交之心豈不慰哉然會面未久而棗父歸於予心拳拳有不能已者雖欲無言得乎嗟乎道之不傳也久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太和保合品彙流形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其不傳也人自隔之耳人柰何而隔之物欲誘引徧倚滯吝拘於

形器而不能通也將以極夫上達之事豈可不深惟之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仁者心之所爲妙也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即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極其致則天也由孟子以來蓋千有七百餘歲河南程子實聞而知之某也學乎程子之門者也豈能盡窺宮墻之美哉以其所知而

南軒文集卷十五
言之未知合與否也憂患不文獨以致朋友切磋之
義而因以求益云異時重逢相與察日新之得則斯
言亦或有取焉爾

送方耕道序

莆陽方耕道爲尉善化予矚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
不苟問于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間從
予講論問辨於其秩滿而歸既惜與之別且將有望
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
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
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

用力之深末由返也故傳稱強矯強矯云者揉而正
之也願耕道無恃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
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
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
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之曰語
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
之言真爲要切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涵泳體察久
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
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

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天理寢存
粹面盎背端有不可掩者學其有窮極哉如某者方
朝夕自矯其偏之不暇異時亦望吾子有攷焉遂書
爲贈行之序

送劉圭父序

武夷劉圭父道長沙省其兄予獲識之於其行也徵
贈言之義至于再三顧予者方自藥其病之不暇而
何足以問所宜嗟乎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
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逕也
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

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
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知爵祿之可慕則
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
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
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
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
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
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
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圭父之才又盛年其
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疾之故求祠官方將杜

門專意惟所以承顏節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它顧也則圭父之心豈與世之長驚於利者比乎願圭父以是焉觀之念慮之起必察其為義乎為利乎詭遇獲禽雖若丘陵吾弗屑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已者將日引月長既久且熟幾微毫髮了然坐判於曾中私逕亦絕正遠大通駟馬駕安車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夫孰禦焉如僕不敏當策蹇以相與彷彿也

送嚴簿序

吾友陳擇之為予言其鄉人章君掌謁端明汪公請所以教汪公告以當以正大為本章君它日以語呂

伯恭伯恭謂當守斯言某以為斯言信美矣然道之浩浩要有下手處在學者於正大若何而存之盍試思夫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抑掌為之說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不然則於此雖歎羨想象之不暇終亦莫由進也會吾友嚴慶魯當赴官清湘於其行也書以為贈言淳熙二年至前十日

送鍾尉序

善化尉鄱陽鍾彥昭官滿告歸求予言予頃爲彥昭賦淇澳之首章請更推其義昔者洙泗之上蓋嘗舉是詩矣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以爲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則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對而夫子以爲可與言詩嗟乎子貢誠深於詩者也然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伊欲化其有限而著夫難明其惟學而已矣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足

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間有所稟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重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嗟乎恃美質而不惟進學之務是亦自棄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質美者可能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有見乎天理者不能然也蓋所謂樂者果何樂也耶而其好禮何以謂之禮也以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其氣象不翅美玉之於砥砭也夫子開之以大道而進之以天理賜所以自省者深矣故引切磋琢磨以對賜知夫樂與好禮非學則不能也若賜亦可謂達也已矣故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之云道學猶言致知也而云自脩則力行也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考昭慤而靜質可謂美矣然其謂無以美質爲可恃誦歌淇澳之詩而玩味子貢之所聞而力進乎大學之道一朝喟然而嘆曰淵哉天理乎大哉學乎聖人不吾欺也則其趣將無窮而不可以已矣某之不敏相觀而善政有望焉

送猶子煥炳序

姪子煥炳扶持母喪西還求予言以自警炳煥之祖

四十一伯父雍公第三子也先公嘗言伯父天資俊邁勁特十三四操筆爲文章即有聲入上庠諸老生爭見之識度不凡方先公兒時每期以公輔且貽之詩有曰文武兼資真丈夫又曰許身莫讓稷與契其意蓋可見也見京師繁盛竊有翁仲銅駝之歎指當時貴人京黼革謂朋友曰此革行亂天下矣所志甚遠不幸才踰三十奉廷對未及唱第而沒先公撫予兄仲隨如子仲隨亦僅及中歲嫂氏守節復不登壽予兄弟雖不敢忘先志愛存給育惟力是盡在此行也然亦豈無望於二姪哉予家起寒素豫公雍公以

儒學顯至於我魏公逢時之難身任天下之重德業
光顯予兄弟藐然惟懼荒墜不克承抑望於我宗共
勉勵以羽以翼以無替我家二百年之軌範上焉親
師求仁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居則講業傳道
出則繼我魏公之業次焉尤當服孝弟忠信之訓飭
身謹行無爲門戶羞吾姪之歸于鄉也治襄事奉祭
饗事長撫幼予將有觀焉念祖先積累之艱勤而朝
夕悚惕毋放于欲毋徂于逸毋交非朋毋從事於奢
靡則予有望子又將察焉其能以守是也則復有進
焉嗚呼尚深念哉

諭俗文

權發遣靜江軍府事

當職到任訪聞管下舊來風俗不美事件理合先
行告諭下項

一訪聞愚民無知遇有灾病等事妄聽師巫等人
邪說輒歸罪父祖墳墓不吉發掘取棺柩寄它
處謂之出祖動經年歲不得歸土契勘在法犯
他人墳墓刑禁甚重豈有自己祖先既已歸土
妄謂於已不利自行發掘於天理人情豈不傷
害勝到日如有出祖未歸土者仰限一月各復

收葬過限不葬及今後有犯上項事節並許人
陳告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裝迎之際
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僧人等誑
誘多作緣事廣辦齋筵竭產假貸以侈靡相誇
不能辨者徃徃停喪不以時葬曾不知喪葬之
禮務在主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
便是孝順豈在侈靡無益亡者有害風俗

一訪聞婚姻之際亦復僭度以財相徇以氣相高
帷帳酒食過為華靡以致男女失時淫僻之訟
多徃徃由此曾不知為父母之道要使男女及
時各有所歸婚姻結好豈為財物其侈非等事
一時之間徒足以欺眩鄉閭無知之人而在身
在家所損不細若有不悛當治其尤甚者以正
風俗

一訪聞愚民無知生子多不舉在於刑禁至重前
後官司舉行戒諭非不丁寧徃徃習俗未能悛
改人各有生莫親於父母兒女之愛何忍至此
男女雖多它日豈不能相助營緝生計寧有反
患不給之理以利滅親悖逆天道如有不悛許

南軒文集卷十五
人告捉 賞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病不服藥妄聽師巫淫祀誦禱
因循至死反謂祈禱未至曾不之悔甚至卧病
在床至親不視極害義理契勘疾病生於寒暑
衝冒飲食失時自合問醫用藥治療親戚之間
當興孝慈之心相與照管其鄰里等人亦合時
來存問至於師巫之說皆無是理只是撰造恐
動使人離析親黨破損錢物枉壞性命上件詐
惑百姓之人本府已出榜禁止捉押決定依
條重作施行

一訪聞鄉落愚民誘引他人妻室販賣他處謂之
捲伴詞訟到官追治監錮押徃尋覓緣此破蕩
者前後非一不知懲戒其捲伴之人官司自合
嚴行懲治外亦緣細民徃徃不務安業葺理農
事多徃南州興販逐錐刀之利動經年歲不返
鄉間妻室無依以至為他人捲伴前去自今各
仰依分安常營生自守保其家室無致招悔
右上件事理並仰鄉民反復思念遍相告諭父老
長上教勅子弟共行遵依以善風俗或致犯法
後悔難追各仰知悉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